

趙寶峰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考慈谿藝文志著錄寶雲堂文藝二卷又錄寶峯先生遺集六卷蓋本於黃俞邵千頃堂書目及盧召弓遯金元藝文志補然黃盧二氏於寶峯集無卷數浙江採進遺書錄卽今所鈔傳二卷本也壽鏞始得者爲張君冷僧手鈔本其後馮君孟頴以林集虛君收藏本相眎與冷僧所鈔同因盡一日之力互校而付諸梓序曰昔楊慈湖曰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說者曰黨偏也簡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

見慈湖遺書家記四

寶峯集序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謂微不同者偏私意也黨門戶之見也然則世之人其學其年不及慈湖蹈偏與黨者可勝道哉寶峯爲節齋先生之孫節齋諱與憲因從弟與明師慈湖得其傳自青田徙居慈谿倡明師學寧波志傳稱其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墳矣又稱其知平江府郡中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

亦見寧波府志本傳

而宋史譏其聚斂雖以全謝山之賢亦信史之說而更摺拾史之事以致其疑時李臨川絳方輯陸子學譜馳書相質謂宋季之臨安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

詳見鮑埼亭集奉臨川札四

臨川不顧且辨之於傳後曰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
軍需旁午與憲身爲宗臣催科嚴切容或有之吳潛之
言未可爲據

見陸子學譜卷十六

信乎臨川善善從長矣寶峯師

傳雖不可考然觀其讀慈湖與象山紫陽問答講論所

著遺書乃曰道在是矣

見趙繼宗本集後序

從容山水閒見益明

而守益固則其本於祖訓可知已或勸之仕曰吾故宋
宗子也非不欲仕義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又
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
時時有憂世之色且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

趙寶峯集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說可一也吾知黨偏之見豈存於寶峯之心哉今六
卷之本不可得矣而二卷本所錄有示門弟子一則如
以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以錢時爲小人行
己著書趨時斯文中罪人壽鏞斷然以爲非寶峯之言
也夫慈湖之信象山於序象山集見之象山之信孟子
於士尙志求放心之說知之其信子思於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而重以篤行知之豈有寶峯信慈湖之教而謂
象山不知子思孟子之是非者果如是安足爲寶峯若
融堂得之於慈湖者最深其作慈湖行狀洋洋萬數千

言且於解克己復禮一章可以知其爲人矣不獨慈湖之許之也雖出處之閒或有可議顧以小入目之且深斥之爲斯文中罪人果其爲斯文中罪人也及慈湖之門者眾矣而以此草行狀及門之士皆將譁然矣更何待寶峯寶峯而爲此言也是又安足爲寶峯哉嗚呼吾知之矣此蓋惡慈湖之學者僞造其說以誣寶峯耳甚矣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慈湖之言不益信哉壽鏞既刻寶峯集二卷因爲節齋辨且爲寶峯辨以質諸天下後世若夫寶峯之學烏春草已言之詳矣不復贅民國

趙寶峯集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七年三月後學張壽鏞

趙寶峰先生文集序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文也天文者莫之爲而爲者也惟
有道者能之有道之言如之何六經是矣後世之文得
乎是者十一不得乎是者十九故以馳騁爲贍以雕鏤
爲工以峻直爲蒼或肆意於淫蕩或放情於謔浪或遣
興於花鳥讀之者喜形乎顏面樂形乎手足是謂文之
奇偉名當世而不及也而不知非有道之言非天文之
自然也明州慈谿寶峰趙先生詩文若干卷實得乎天
文之自然者也先生蚤歲欲攻舉子業以不窺乎聖涯
卽棄去與二三友讀楊文元公書有覺而從容山水間
益致其力見益明而守益固一時之有志者皆就而講
學焉斯道與伯氏性善亦與焉故先生之文不追琢不
矯揉皆發乎道心之正非蹈襲乎末世之弊者也使有
道者觀之則當歎當賞不暇使不知道者觀之則必以
咀嚼無味然二者於先生何損益哉先生謝世已久其
外孫顧恭復懼其散逸編次手書請斯道以書其實云
先生名偕字子永故宋之宗室也門人烏斯道序

趙寶峰先生文集卷一

元慈谿趙 偕寶峰著

書

上許縣尹書

慈谿趙偕謹上書二章於具瞻大尹先生坐下其一日
自古以來爲政之難莫甚於今日士君子非有克艱大
德豈能處斯世而不謬某自揆庸下罔知修己治人之
道甘終身於草萊中然聞一人弊政未嘗不感慨見一
人善政未嘗不悅服茲聞先生慈祥豈弟不剛不柔真

寶峰文集

卷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父母斯民之心殊非作聰明要虛譽者所可比下情
聞風興起輒有末論敢敷陳之上古聖訓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爲人君者元首也爲人臣者股
肱也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庶事斯康矣此誠立政之要
貫古今徹上下非特治天下者所當法凡受天子命臨
斯民者咸不可不遵之今之郡縣卽古之侯國今之守
令卽古者侯國之君也矧今守令特奉皇訓分正郡邑
南面臨民豈宜無貳從以輔翼之譬如元首若無股肱
則是塊然一物而已旣無四肢豈能運用今之守令非

無貳從也有僚佐焉有吏胥焉雖有其員而無其實古之爲貳爲從者無非長官之股肱也今之爲貳爲從者非特不能爲長官之股肱適以病長官之四肢害長官之運用豈今之人皆不如古之人耶豈古之人皆賢哲今之人絕無良心耶特後世之選法大失古典有以使其然成其弊耳自古爲政者有大權斯有大功天下之權莫大於進君子退小人古者長官得以自簡乃僚君子由吾而進小人由吾而退予奪賞罰皆自吾而制之貧賤富貴皆自吾而馭之吾所進者皆君子則小人亦將觀感而興化矧吾之所取乃吾之同寅協德者方且獻忠陳善之不暇安敢不爲吾之用而背吾所任哉惟患長官非其人耳今也則不然今之郡縣僚屬皆非長官所得而自辟雖胥吏微役亦非長官所得而黜陟公家府庫錢帛又非長官所得而區用官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不得不貪墨以爲家計長官不能重其祿以勸之庶人在官者甚至全無升斗祿以代其耕若不循私則無以仰事父母俯育妻子長官亦不能常其產以生其恆心爲長官者旣不得以進君子退小人

縱賢且明亦末如之何況近世用人大槩惟論資格不專論其賢不肖天下賄賂公行爲官爲吏一階半職鮮有不因私情而得之者旣以枉道失節若非爲名爲利所圖何事巧於覓利者以爲有能善於要名者以爲奇材倚法行私蠹政害民竟以爲常聞有賢者實不爲名又不爲利赤心爲國爲民何止百無一千無一上下左右反以爲怪而疾之烏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天下不復見聖人之治秦漢以來源不潔流不清綱不舉目不張不知其幾年矣今上皇帝深憫黎元謹選守令其意篤至特命先生來撫鄞民今郡僚旣不可託史胥又不可信無輔無翼何以仰答責任之意今大可憂者私情用事公論隱伏所以眞僞莫辨是非難明然則何法可取公論以弭私情大抵士大夫皆君子則公論在官府士大夫皆小人則公論在郊野近世風俗澆薄雖不古朴人之生也本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理雖惠利之面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於理人服其

尤亦不服其一甚矣夫人之良心不可泯滅也如此甚矣夫人之公論不可泯滅也如此此曉然之理人莫不知之若不得其人以哀取之則公論亦不易得是猶沙裏取金石中取玉若無良工智匠安得至寶今來莫若自節已俸延致同志之士一二人或四三人必其平日好公惡私者但求其性行不問其文華不使藉名官府使得從容在外專以訪問體察各都隅何人忠信正直何人孝弟修謹一一記其姓名今世人物雖甚凋弊而彼善於此者不可謂無固不能量其材之大小而官之亦宜以禮賓敬之以備詢問或至孝而甚貧者則勸多財好義者以恤之非惟風勵人心而諸處公論庶可由是而得百姓利病諸事是非某弊當革某令當行皆可由是而知之又能夙夜兢兢不自滿假旁求既賢且哲之人日與討論人物賢否政事得失尤爲盡善盡美昔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曰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

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聖訓昭然而或者猶以爲聽政之道在我從公予決奚必旁求賢哲訪問人材殊不知孔子有云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帝堯大聖尙稽於眾舍己從人孔子大聖爲魯司寇斷

獄訟尙進眾議者而問之況今貪官污吏常乘閒俟隙蔽吾視聽障吾聰明與其用一己之耳目孰若用眾人之耳爲耳則其所聽也廣雖吾耳之所不及者皆可聞用眾人之目爲目則其所視也博雖吾目之所不及者皆可見民情眞僞斯不可匿庶事是非斯可以明諸人咸知我德不孤矣耳目多不可得而欺矣吏奸不可得而肆矣賄賂不可得而公然行矣民心悅服教則從令則行矣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道不行於天下久矣五品不遜百姓不親未易悉言之古今風俗不同人民貧富不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而禮樂久不興刑罰甚不中人心多乖亂今富家子弟不知稼穡之艱難大率荒淫無禁反不若貧困者有檢束況於當今設其教化豈能家被戶及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霸兇惡爲人害者俾里長主首社長理論之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勒其已之如叔姪兄弟之閒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負者則與和平之凡有豪霸兇惡爲人害者使之改過遷善仍別令人多方體察果能遷過不吝者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理論者則追其到官從而訓之戒之至於載三或猶有未率化者則示眾以恥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懲一戒百不可輕宥如是施行誠能使其天屬之頓愛父子翻然而篤兄弟翻然而睦夫婦翻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眾人之所願何止一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鄰里四方傳揚

凡有父子兄弟夫婦者無不悅矣此之謂要道爲民父母者職當如是若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然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良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何以使人心悅服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若區區惟以聽訟爲能恐非學孔子者所尙雖然取其不孝不弟不良者教之戒之治之豈若書其孝友睦婣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而進用之量其德之大小而崇卑之不限資格惟擇賢材則天下之人咸知仕進者無階可入惟德是階則不孝不弟不良者中心默感咸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其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比屋可封囹圄空虛亦非難致之事矣而其責非今之守令所可行某之言止於其不可爲之中而爲一時權宜之計其中心亦以先生嘗欲辭去而勢未可欲遽行己志而又不可正坐宓子賤初宰單父掣肘之病故敢僭越言之魯公春秋諸侯也尙寤孔子之言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方今聖

天子夙夜圖治必有如孔子者相其事二帝三王治世大經行有日矣則一時權宜之計奚足用惟先生詳審之其二曰商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孔子曰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其惟太守謙恭下士有好問之德不執自用之私於先生尤篤信可謂能敬賢矣可謂能納言矣倘使可以進君子退小人可以一乃官一乃政則德惟一動罔不吉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不患乏人矣惜其有敬賢之心而無用賢之權未克去羣邪任正人一齊不勝眾楚然而海隅蒼生困苦甚久今

幸聖天子謹擇太守下惠元元正猶赤子之得慈母莫不注意莫不渴仰矧今爲政甚難若不明其本末知所緩急度其可行者行之則發號施令人不服從雖有豈弟愛民之德反不若奸雄舞文弄法乃爲能事竊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何以上稱聖旨下慰民望夫路府司縣職事不同務在各盡其職無越所事斯有成功司縣職在牧民路府職在監臨凡吏民之不洽乃司縣官之責也各司縣官不稱乃職則路府官之責也爲路府者若干司縣之職則設司縣官爲何用若不糾正司縣官

是非則監臨何事各司縣執政任事自有官有吏路府特總其政者故稱曰總管況諸縣之眾千里之廣庶事之夥民情吏弊奸宄百出豈能周知苟不先正各司縣官而務吏民末事則是不提其綱而求其綱之不素又況各司縣官廉明者甚無幾惟貪殘者不乏若吏若卒無非爲其鷹犬所部豪民不公不法亦無非假其威行其惡耳苟官長得其人清矣明矣賄賂不行無偏無黨則吏卒豪民何所恃而敢肆無忌憚今若欲拯治各司縣吏民安可不自官長始譬猶水之失道若不究其源

正其脈則諸流各派汎濫橫行孰能禦之昔者天王欲正天下九牧必先擇六卿六卿正則九牧不待天王擇矣諸侯欲正庶士必先擇大夫大夫正則庶士不待諸侯擇矣今之郡守卽古之諸侯今固不克參酌古法擇其賢驟升以勸將來亦不宜坐視不肖者壞政害民而不思所以正之宜集各司縣官而誡之曰朝廷爲下民建郡縣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吏卒不法人民不洽皆汝之責汝若不忠君命倚法行私是予之辜予職在監臨汝等當夙夜不寧察汝行止汝稱乃職予不敢蔽汝惟

不公亦不敢匿當一一上聞自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
敢有怙終不正則國有常刑仍求賢哲之士日與講論
凡可以正人倫厚風俗起公論抑奸邪一切興利除害
之事立紀律畫條目責令合屬奉行戒其勿違斟酌損
益責其所可責戒其所可戒令出惟行弗惟反惟所慮
者賢哲之士甚不易得而亦不可謂之絕無物以類聚
亦在人所好如何耳各司縣官自戒諭之後如有仍前
曠職恣其奸貪以私滅公縱其吏卒壞政害民者令人
多方體察或私行詳審得其實跡於內先取污暴尤甚
者按其合黜過名申聞合干上司其次者或恥之責之
凡有廉明特立有政於民者宜優加禮待或保薦之或
委任之其能改過自新者亦如之其本處官俱非其人
不足以責任則委他處廉幹官時往督責其行事如此
旌善懲惡扶正抑邪振其綱紀樹其風聲則下司有所
激勸有所畏懼未必頑者無廉心未必懦者無立志則
制吏卒安人民責有所歸不待上司一一整治矣庶幾
不失統緒約而不泛用力少而成功多或以爲今之仕
宦者不免用情幹除兼任所遠涉其祿甚薄不足以養

廉爲上司者不宜太察損人前程此誠可念而苛政猛於虎生民無所措手足其害尤重苟能治其貪酷以警其餘則下民免禍不小上天豈不鑒之矧今皇帝憂民荼毒屬意守令特加眷命異於常員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爲臣子者當體聖意爲民除害不宜小不忍而亂大謀況暴官污吏酷於取民雖積帑千萬計而皇天無私其家災殃迭至不旋踵而壞矣終不若清儉者悠久無恙爲上司者若能糾正下司俾之從吉遠凶積德避禍非惟盡忠於上亦以錫福於下可不懋哉至若府中之事六曹有吏學校有官錄事有司案牘則有經歷司主之刑名則有推官掌之牢獄倉場庫務莫不各有司存士大夫多不深明設官分職之意不知任人之法罔知爲長官之職當如何大率惟以口辨爲事縱能理落其一二而事情隱伏非口辨所及者甚多未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爲吏者得以乘間伺隙脫押文字借倩語言以行奸弊巧言令色孔壬乃古人所畏夫以一人之口以禦羣小之舌難哉昔魯公欲學辨言以觀於政孔子不可仲弓言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孔子然之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今天下事變無窮而所言不一卒難辨明易於眩惑爲長官者豈宜輕遽立論倉卒剖決爲人朦朧而不思簡易之策以破口辨之弊今諸曹公事各有吏司其責凡有得失是非惟責其所司言由人出事由人行不事多辨而責其出言行事之人豈不約而易守簡而可行況自古以來知人於任用以前者甚難責人於已形有跡者甚易特不爲下民究心耳今爲吏者固難求備豈宜日爲其所罔而不思所以遏之當集羣吏而戒之曰朝廷爲下民建

官設吏各有攸司各曹公事其責各有所歸吾特總其事者諸事不法乃汝之咎汝之不公是予之責譏說巧言實古聖賢所聖畏吾今不尙口辨夙夜不寧察汝行止從公去處自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敢有欺公罔上枉法妄行則國有常刑自戒諭之後各司吏所行公事但關係利害者令其置簿明述緣由以備長官從容參詳屢省而時考之仍令人多方體察其是非所犯重而故者必治之其欺公罔上至甚者則罷去庶幾諸吏有所忌憚少澀欺罔奸弊庶幾民情漸可得吾志稍可行

弊政稍可除善政稍可舉然今又有天下通病在於恥改過雖明知爲奸吏所罔卒無如之何諸人得以掩過匿非滋長奸邪所關非輕不可不明之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吾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况條令諸公事稽違明許錯者依例改正遲者隨事舉行孰敢曰不然爲長官者誠能博求輿言願聞已過勇改不吝斯乃古君子大德則忠告善道者必有人矣下民休戚何患乎不知諸事是非何患乎不白則同僚亦將敬畏矧諸吏民敢不率服或曰諸事遲錯自有經歷司檢舉奚必太守博求輿言願聞已過曰若經歷司暨諸吏咸一乃心公乃事則何弊不除何政不舉今正疑其不然耳或又曰疑人莫用人莫疑今諸路建官設吏莫非資太守所用奚爲疑之曰古聖人深慮知人甚難人材不易得故用人勿苟任人勿疑凡長官皆得以自簡乃僚得以進君子退小人則庶僚允諧百志惟熙非難事今則不然君子非長官所得而自用小人非長官所得而自

去所以左右前後貪官污吏無非拂亂吾行事者故不得不自爲之計不得不從權適變以行事若他日升朝則不宜區區若是當以稷契之道事聖主爲堯舜謹於擇賢勿疑所任用不輕用付於可付自上而下次第各辟其屬則所擇簡而易精其責各有所歸不患乏人矣惟擇賢材不限資格則俊乂不困下僚不肖者難匿其過亦化爲善良矣無問貴賤不聞親疏惟仁是用惟德是舉則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庶績其凝矣凡爲臣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斯爲盡忠斯爲不佞愚見如是不審可以上達太守否惟先生筆削而教之幸甚

擇人至難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唐虞盛際尙以知人爲難況於今世擇人尤非易事書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九德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不明大道則不足以修身不修己德則不足以知人惟恐巧言令色孔壬者見謂賢材大公至正不佞者反見疑忌旣未知君子小人之辨豈能考幽明以黜陟矧能量賢材之大小而不謬無惑乎後世選法不得不拘資格考俸月以爲常

古今君子

凡有志於善治者莫不以擇人爲先所患無人可擇卒付之無可奈何人性皆善非無人可擇也特古今風俗不同耳古之君子隱於野必有其所以訪而求之今之君子隱於人心莫知其鄉可以訪而求之嗚呼自孔子沒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人心之蒙蔽也不知其幾年苟不大明以道大開人心終恐君子隱伏不可得而大作

作養賢材

寶峰文集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士大夫閒高論或以國家惟用賢材絕無私黨公道斯行人欲斯熄天下安平可坐而待惟所慮者賢材甚鮮無如之何此言誠知今世流俗之弊特未知先大聖人明有至訓開人大道立人大禮頓使諸人速化卽有賢材眾多可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凡爲人上急欲賢材以設官分職者苟能特宗先聖之正學不惑於似是而實非灼知大道卽常人日用之心深達大禮足以著誠去僞夙夜兢兢力行而無失自然羣下默化庶民觀感咸改舊染之非矧行比閭族黨之制月書季考肆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患無人可用

黜陟誅賞

凡讀書知義理者孰不以黜陟誅賞悉奉天命天討無人私己意斯足以應天順人天下靡不誠服然不大明斯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大全斯人之德卽天地之德未必黜陟誅賞無非天討天命

大得人心

干戈易舉人心難收若得人心則近者悅遠者來雖地方百里亦可以尊天子令諸侯不得人心近者旣不悅遠者亦不來雖統強兵百萬橫行於天下終爲獨夫考之古史縱觀時事歷歷可監大得人心則爲仁義之師小得人心則爲伯者之兵湯武弔民伐罪天下仰之如大旱之望雲霓不過得人心而已管仲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稱之亦不過得人心而已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天下人心歸之天地鬼神之心亦歸之天下英雄有眾之人孰不傾心而宗仰今天下干戈甚眾奇謀秘術不一雖爲天下所畏終有勝負豈若得人心爲天下敬服凡有志於平天下者莫不欲收天下人心但至難

收者天下人心也天下人心難以名利收難以威力收以名利惠之不協公論而雖感恩退有後怨自古以來尚名利尚威力者終於內叛況以有限名利以惠無限人心以有限威力以制無限人心豈不大難今欲收天下人心惟有大行至公之道爲上策若欲大行至公之道又全在乎修己任賢而已

治縣權宜爲邑宰陳文昭設

常下士無倦講明 喜聞過以開言路

任忠直以爲耳目 稽於眾以採公論

寶峰文集

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知識以爲股肱 臨以莊使人敬畏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御羣下以禮止亂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各房事責有所歸

明人倫興古學校 彰善長以弭邪惡

義刑罰毋作好惡 考貧富以均賦役

制吏卒宜察行止 治誑官以杜妄告

謹勾銷以考稽遲

常下士無倦講明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堯舜大聖尚稽于眾舍己從人周

公大聖尙擗髮吐哺下白屋之士矧以吾末世之學處
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又況上下左右
夙夜惟以利用爲念無非陷吾於不義者若不謙恭下
訪遺逸求其切磋琢磨則何以繩愆糾繆所幸山林閒
幽人貞士不乏通今達古者亦不少今宜每日平明到
縣治事命各吏以必合吾理落者從早理落其可任知
理識事里正主首及可任各吏者悉分任之每汲汲於
抽暇特往學院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
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定議仍會坊隅主社
稽考各都隅社教行否各都主社亦時會之嘉其有功
勉其未至其有太過不及損益裁制條畫其事責其奉
行庶幾學校有資於政事政事實出於學校不致虛文
吾果能常到學院以會賢者不倦則親君子之時多親
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庭其功何止十倍此誠當今
守令爲政之根本是宜常會賢士爲急若師古訓當以
貴下賤道門請益而發政施德之初人未信服於今薄
俗有所未可今且請會於學院公堂庶免外議吾果至
公無私足以契天地感鬼神雖日下訪至微賤而有德

有謀之人亦何妨嫌之有

喜聞過以開言路

自古爲政者唯患言路不開蓋由不喜聞已過吏民之
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不喜聞已過豈惟絕諸君子之
來路誠爲彼小人匿過之窟穴安可不猛省儆戒凡爲
民上者果開心見誠喜聞已過則納忠者眾言路自然
大開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
亦不可匿巧言令色孔壬亦不足畏矣令宜以簿一扇
專記已過每詢同僚及吏貼乃至各鄉都里正主首儒
釋道人等及諸處有公論者詢問之際必卑辭下禮喜
聞弗逆使人人皆可以直言尙恐吾以貴下賤之德未
篤諸人嘉言正論未能盡致其來宜用木櫃竅其蓋封
鎖於學院公堂內或以訓導書齋前俾進言者實封其
事投於櫃中每五日一啟其櫃取到實封請至公無私
之士共爲考較是否如所言吾過果實則勇改不吝錯
者依例改正遲者隨事舉行政正舉行之後對眾責己
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如此決烈力行雖不作聰明
施暴厲則吏民之畏甚於鈇鉞吾旣拚父母之遺體甘

受清苦無非欲忠於官事何故吝改己過以成彼小人
貪殘之計

任忠直以爲耳目

古者長官惟忠無擇人頒祿之材耳苟能擇人頒祿其
左右侍從無非吾同心同德爲吾耳目輔成吾政事者
今之長官縱有擇人頒祿之材實無擇人頒祿之權其
左右侍從無非離心離德聾瞽吾耳目壞亂吾政事者
矧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
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爲生計夫以吾輩
然一君子處於羣小人之中苟不別求耳目以廣視聽
則無所見聞何以行事雖欲以公滅私普誠去僞切恐
大難今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爲急

稽於眾以採公論

既喜聞過以開言路任忠直以爲耳目而又必稽於眾
者蓋爲忠直者無爵祿以榮養難責以專其事復恐其
不能周知諸事之得失又避嫌疑兼懼利害凡有是非
不敢盡言若稽於眾則是是非非不出於一人之口嫌
疑無自而生利害無自而歸忠直者斯可以盡言矣今

宜置簿一扇專以記輿論凡一切有關係公事尤宜不
倦多方咨問左右上下鄉邑內外不揀是何人氏前後
參錯隔別詢審所言所論隨得輒書仍記所言人之姓
名以備考詳其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則俾實封其言投
於學院木櫃中五日一啓以一篋收藏之會至公無私
之士於學院中將每日所書及木櫃中投至者討論是
否更加詳察可行者卽行可止者卽止宜改者卽改初
行之際未免辛勤行之久遠終至簡易果孜孜以愛民
爲念夙夜究心於此不怠自然人不敷欺方有不勞而
治之妙

用知識以爲股肱

人無股肱則無以運用今僚佐洎各吏旣非吾股肱無
非掣吾肘者凡有公事無憑詢謀以圖協贊是用禮請
各都隅慎行止知理識事里正以爲吾股肱爲急雖無
爵祿以興其公心亦稍破吏貼之奸弊各知識里正每
半月輪流在縣宜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
咨問公論以行如各知識未通未知者則俾轉請問高
見之人各知識里正旣無祿養且有盤費凡有科差宜

量優恤

臨以莊使人敬畏

凡臨政者若不靜重端莊則無威嚴人不敬畏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明可燭是非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羣下以禮止亂

寶峰文集

卷一

五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人之於禮猶水之有防以舊防爲無用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用者必有壞亂矧爲斯世政事御斯世吏民苟無禮以防微杜漸安能使眾人整而不譁諸事理而不亂各司吏宜俾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呈押文字一人退一人進其該次押文字者兩行端立東西廳上壁下待某吏押文字退然後某吏進其有緊急該先署押者宜出班立於廳上露明庭柱側以俟先進引問公事亦宜逐一循資次凡引問公事時不押文字押文字時不引問公事凡有詞訴者待放狀然後進告一人退

一人進書狀當廳下東側書寫其有疑似亦宜別以一簿附口寫書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凡已受過詞狀及抄狀者悉以事目附入吾杜妄告簿內令書狀及當日司吏於上書名畫字以憑稽考體勘其關繫檢屍及合卽時掩捕者不在此限各貼書進退出入務在恭謹非該引問公事不得於廳前往來各祇候禁子須兩行恭立庭下不宜縱橫若恐難於久立則更迭輪換不得輒便升廳入堂無故出入各房各吏貼祇候禁子有失禮節者則以謹禮簿書之每半月一考其閒敢有故違禮

者則罰跪重則加刑責如此以禮防微杜漸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人民不敢離亂吏卒不敢眩惑抑且吾心靜止可燭是非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故於其言無所苟矧處重事是宜靜中預爲修辭以出其誠或每日勞於政事力所不及則推好問之德請有公論之人相爲參詳其修辭意以付貼書於勾銷簿內以憑發落庶幾不苟不失

各房事實有所歸

一邑之政乃爲宰者之責各房之事乃各吏之責爲宰
者能守其政雖不屑屑於事爲則事無不舉不能守其
政惟任其事非徒無益殊爲失職宜乎舛繆不勝其多
政事二字其義不同爲宰爲吏者當深明其義各守而
不移爲宰者果深明爲政之大本而確守之則各房之
事是非得失其責在各吏責有所歸苟不確守爲政之
大本惟區區尙口以理其事則各房之事是非得失其
責在我不在各吏卒致其責竟無所歸百里之廣庶民
之衆諸事不勝繁夥苟不守其職所當專之政乃理其
非吾所可理之事誠爲大難夫政者正也爲宰者果能
不尙口辨先正自己以正各吏行止則各吏有所畏服
各房各納一簿於吾左右凡各吏所當行之事附寫大
槩於簿內或納抹子以備吾靜中參詳或潛令人體察
敢有胡爲欺罔者重則斥去輕則嚴加刑罰果能如此
則各吏所行公事自然不敢肆無忌憚

明人倫興古學校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尙虛文不以人
倫爲重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天敘天秩人心

所不磨滅爲百里司牧者誠能以明人倫爲急庶民豈不感化所患者不明古今時務不能酌古準今舉其可行者行之耳當今時俗凡無恆產而無恆心固難遽責其有恆產可責以有恆心者安可不加儆訓今庶民無恆產者甚多有恆產者甚無幾況於當今興古學校豈能家至戶到且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霸凶惡爲民害并不肖敗家壞俗者皆專以一簿書之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

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勸其已之如伯叔姪兄弟之閒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負者則與和平凡有凶惡爲人害并不肖敗家壞俗者使之改過遷善果能改過不吝者則書於彰善簿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教訓者則俾里正主首諭以利害或俾其到學院公堂請聽吾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教戒之後或猶有未率化者則俾依例執役以恥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罰懲一戒百不苟不慢如是行之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父子翻然而篤兄弟翻然而睦夫婦翻

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眾人之所願何止改過之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鄰里四方傳揚凡有父子兄弟者無不悅此之謂要道且有使無訟之妙爲民父母者職當如是若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長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刑謂之虐何以使人心悅服

彰善良以弭邪惡

五鄉三十一都隅某人良善某人邪惡某人於人倫正

寶峰文集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人於人倫未正某人居家及鄉里多公平某人居家及鄉里多私曲悉宜知其姓名又知其數善惡各以一簿書之以憑稽考今雖不能官其善良者以化邪惡而古者彰善癉惡之遺意亦可略竊取以施行凡有善良者彰其德以禮嘉敬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凡有邪惡者再三教戒或有不悛者依例令其執役以恥之政有怙終者嚴加刑罰如此勤行不愆果能使善良之風漸興邪惡之風漸消各鄉爭訟必不至如今日之多

義刑罔毋作好惡

義刑義罰弗庸以卽汝心無有作好惡王之道無有作惡邇王之路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此古聖賢德政非後學所易及吾若不自滿假求君子公論則亦可以勉而至

考貧富以均賦役

今年各都隅役事頗均自歸附以來所未曾有然不詳攷何處都分役事已均平何處都分役事未均平則亦未爲盡善況役戶當役日數尙用增減者各鄉都多有

寶峰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刑本

之堪當役而漏網不堪當役而未得脫者亦閒有之各都里正主首仍詐小戶貼役錢者比比而是今未暇推排田土惟有每畝權出鈔一兩助役頗爲均平本縣不力爲主行諸人亦視爲虛文各都隅役戶三等九則未得精詳通一縣三等九則亦未編類往往所定上中下都分多有偏負所以一切科差并雜役暨應辦等事未能至均至當今宜以簿一扇逐一都審察輿論隨得隨書仍委知理識事里長潛行體問及潛委各主社覈之謹勾銷以考稽遲

履省乃成唐虞令典今除本縣同勾銷簿外宜別置一勾銷簿每一事用紙揭帖屢試時考復求至公無私之士共爲參詳凡有議擬公論書於揭帖以憑檢閱舉行庶幾不致忘失

制吏卒宜察行止

巧言令色孔壬古人所畏聽其言而信其行古人所戒況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其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爲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若惟憑一時辭色處決公事豈無舛謬今誠能專以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從公去取非惟彼吏卒不敢欺我又且可抑吾玩人作好惡之意

治誑官以杜妄告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誑官之罪以致愚民妄告甚多積年流弊習以爲常容過無六刑故無小唐虞令典故爲誑官者情實可惡此風甚不可長豈可被其侮弄而不思所以抑之況今本縣令各都體勘公事多非近上里長主首又非正身不畏罪責惟務私欲不行從實回報又況近來發落各都體

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絕無非解遺告人起去而已
殊失元行體勘意凡行體勘無非欲究實情所告如實
卽與施行所告如虛卽重治誑官之罪庶幾不致妄告
如今日之多今之體勘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承該里
正主首循私賣弄以致奸頑妄告者日甚一日實爲可
憂今後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卽與受狀外其
餘疑似者宜不問虛實悉令書狀當官用簿附口抄下
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召保聽候將所抄告詞附入吾
杜妄告簿內以備吾靜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主首正

身多方體勘必使有始有終從實回報仍潛委知識里
正及各主社暗行體察所告如虛重治誑官之罪必枷
項嚴行令眾不易疏放承該里正主首須用近上正身
不行從實體勘者必有罪責自然妄告之風頗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簿書其名有十

一曰願過聞

凡本職所行政事所用人物應有過失廣求到諸
人直言及自省悟者悉書之以憑改正

二曰採公論

凡政事得失民情吏弊官民應有利害是非廣求到諸人與論悉書之以憑講究

三曰謹禮節

凡在官吏卒人等進退應對容止威儀有失禮節者悉書之以憑戒訓

四曰彰善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爲人善良篤於人倫所行實直公正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禮獎

寶峰文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曰瘼惡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爲人邪惡乖於人倫所行奸詐私曲多方審察公論得實宜悉書之以憑訓治

六曰均賦役

凡各鄉賦役等則有未均平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定議

七曰考吏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吏貼所行公私是非多方審察

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八曰考卒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祇候獄卒弓兵所行公私是非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九曰杜妄告

凡諸人所有詞訟多方審察虛實果有誑官妄告者悉書之以憑懲治

十曰謹勾銷

凡所行公事每件用紙揭帖勤爲檢閱書其議擬

雷峰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以憑舉行

右所云云正所謂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者也夫拘於今世之選法竊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旣限資格安得大材驟升旣不擇賢久委安得善政大行旣不俾各辟其屬使其次第責有所歸安得所擇至簡而精詳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畊茲乃欲從權苟且行所不可行責人於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豈足以展其盛德之治祇惟大人君子洞達古今必有良法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必有定見奚庸鄙

論以瀆高明特以父母之邦休戚所繫下情有不能自
已耳

寶峰文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寶峰先生文集卷一

趙寶峰先生文集卷二

元慈谿趙 偕寶峰著

古詩

送達里月沙縣尉

天生烝民萬物之靈父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是
謂彝倫彝倫弗斁天下永清 天生大君乃聖乃神克
用君子化被小人用人弗忒天下永清 赫赫皇朝明
於用刑弗及無辜惟伐不仁有綱有紀天下永清 勛
哉我侯惟廉惟貞勿謂官小勿驟以升皇皇大邦慎選
賢明賢明在位天下永清

寶峰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山

南山美沈節婦也節婦居南山之下其德如之

故作是詩以頌

天作南山旣高且孤爰有節婦蚤年寡居克安乃節至
老弗渝豈惟諸嬪淑德之模凡爲夫者亦宜何如 天
作南山巋然峩峩爰有節婦訓子實多厥子良心終不
滅磨豈惟諸母淑德之科凡爲子者亦宜如何 巍巍
南山常靜常止知幾萬年弗變弗異賢哉節婦秉心不

貳宜爾永年懋膺福履厥子克孝奚獨甘旨溫恭清嘉
惟德之趾

贈李原善北游

天作燕山曰維帝京人物林林車馬鞞鞞 天作燕山
曰維帝京豈無周孔論道經綸凡厥臣民靡不有所因
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卓彼先覺敘我彝倫胡外是文
靡心是明 蕩蕩上古大道平平維父維子曰君曰臣
誰謂斯民厥性靡清 蕩蕩上古大道平平吾子行矣
莫匪天經朔風揚沙誰云苦辛

寶峰文集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悼周砥道

湖水洋洋其流孔長良朋不見我心悲傷 湖水洋洋
湖山蒼蒼我思古人天行之強萬世所賴胡命未亨
湖上良友先逝已矣我心茫茫吾奚在世吾奚在世惟
忝所生 嗚呼一日匪短百年匪長吾昔誨女斯道莫
量

送葉伯奇入官

朔風冽冽海天茫茫良朋告別我心皇皇 既卜隱居
花嶼之陽既有諸賢可以徜徉豈宜今日有茲遠行

吁嗟大道不明久矣矧我後進流俗靡靡正喜幽人所
居伊邇開我清明滌我塵滓庶其有賴日新無已不謂
此行匪人可止 蕩蕩上帝厥鑒昭然福善禍淫至公
無偏吾友伯奇道心本全落落默默融融淵淵於人弗
欺常畏於天 矧今執政篤於敬賢豈不念女孝心虔
虔豈不容女奉安爾父以享高年

又

寒雲陰陰不雪不雨之子啓行殆往何所海隅山城今
爲樂土使者招賢孰敢不去 寒雲陰陰不雨不雪之

寶峰文集

卷二

三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啓行何其急切海隅山城博收英傑使者命嚴莫敢
暫輟 美哉君子邦家之基敬奉庭闈維時之宜矧爾
嚴父旣老且衰一則以懼一則以喜予小子某亦坎坎
不已

送友

美哉慈谿其水洋洋至動而靜實維故鄉慈谿之陸其
人如玉駕彼白雲翱翔上國維浙西東豈無諸公世教
淪落我心混融美哉慈水悠悠之魚載沈載浮爰得我
所之子涉途握手踟躕

題節婦方景洲母翁氏詩卷

人言方氏母守節良不易吾觀方氏母行其所無事寡
居四十春坦然無所嗜事上孝且恭訓子慈且義閨門
衽席閒藹藹生和氣老安而少懷家肥自茲致孝義人
所同光輝燭天地惟彼昏者多方母斯爲異三綱人之
常吾人毋自棄

送阿里擇之都目之浮梁

古人在猷猷尙不忘乎君爲官不盡職何以爲人臣吾
觀四海內茫然浩無垠兵甲尙未息傷哉此良民省臺
與州縣冠蓋多如雲真知小民苦落落今幾人先生業
儒術其才尤出羣皇朝有此老合置要路津白髮已滿
鬢青衫不掛身鬱鬱淹下僚壯志何由伸天寒途路長
北風揚沙塵勛哉加飡飯此外安足云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無上大菩提萬古光熙熙上人自有之捨此將奚爲百
年能幾何靜思良可悲夙緣何來追行意難遲遲扁舟
發鳥磯去去西湖湄美人寢相離何以寫我私西風揚
柳枝南浦秋月輝物物皆吾師愿言毋或違鬱鬱浙江

西青山亂無數招吾始上人兩驂往如舞大道玉圓通
豈容拘定所不敢贊公留矧敢贊公去自古達士心行
止難云喻無南北西東惟住於無住良朋六七月明月
巖磯路何以贈子行長江一聲櫓

題羅伯溫畫扇長松下一人臨流把釣

落落長松下盤石臨清流老子是何人獨坐意思幽靜
對巋然山仁心孰與侔既有屠龍手而忘斯世憂

贈友

幽芳其美矣託根蓬蒿中有華紅灼灼有葉青叢叢頗

寶峰文集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出塵意殊之媚世容紛紛人識否一團春自濃 良

人遠方來所志在大道對床夜話長不知天已曉山禽

忽一聲隔窗送佳報攬衣起徘徊光風正皜皜我素無

機關不聞祕天寶笑問東籬花粲粲爲誰好 鬱鬱慈

谿曲清曉端不俗小子宜開窗青山待刮口微風落幽

花好鳥鳴嘉木友生遠言別倚闌惟穆穆 之子來游

日萬木春色微豈謂重別處敗葉鮮在枝人生良食少

矧復遠別離冬雪尙未下南風以爲期回首江西路使

我行遲遲 東籬晚節花西風楊柳枝悽然寂無言爲

我傷離悲 一日復一日袞袞如逝波回首老成人所
存能幾何萬物皆有斃斯道不滅磨彼美一片玉可不
求切磋矧凡天下士良心本中和誰云顏氏子獨冠德
行科

題修永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維彼有道人不爲物所使此
心昭且融湛若秋淵水事物淵中象變化無纖滓晝夜
常光明寂然意不起日用云與爲何曾有終始應酬雖
交錯安安而聲聲動靜妙自一學力無作止敢問修永
齋如斯而已矣 達士遵常道終期有大成已知神不
死何必慕長生晝夜常如是始終無倦情所修能永久
雅稱此齋名

上方石丞

天地賦萬物各隨其所生明鑑照萬物亦各隨其形人
用人品權衡得重輕量材予官爵一一協輿情人各
供乃職庶政咸有成吁嗟予小子愚昧百不能學文不
知道學武不知兵何人不我知譽我以虛聲上官旣見
錄徵民散不承准恐負所任後悔不可懲默自量己力

夙夜惟戰兢何以竭駑鈍仰答賢公卿惟有一愚朴
好利與名自揆德未修深慚道未凝豈敢強所短上味
日月明

送友入官

青山高疊疊白馬去駸駸有德人如玉何時朋盍簪方
欣天霽朗無復雨霖霖還可歸湖上從容步綠陰天
地生人物從來本一家如何分彼此各自有夷華妖氛
暫時事春風是處花聖皇能混合無慮亂如麻天台
山頂上必有道人家好覓同心去休教兩鬢華清明身
上賢名利眼前花知子能仁守何憂意似麻

題陳搏瞑目圖

華山高臥知不知山川草木生光輝何方瞑目一視之
直到而今眼未開先生尙欲待阿誰

送張敬輿赴大都

生不雖不好功名未嘗一日忘吾君何不上天陳良策
卻在青山看白雲鰥生不是傲斯世旣不能武又不文
甚慙周孔我未及敢望姓字聞公卿三抱遺經發長歎
凜然林壑生寒聲吾鄉張子今俊傑抱琴挾筴游皇京

漫向西齋索紙筆靜坐梅花寫我情居庸峰高千萬丈
遙知子來分外青丈夫高節宜自尙慎勿枉尺安小成
近聞朝廷復古道推辟將相惟賢能好把佳音蚤報來
使彼大老咸作與我才固短我心赤也富策馬登修程
思齋進士中秋對月有作丁緝熙以和章見教不
免申所懷非敢爲文

西風不負中秋夕淨掃晴空如水碧等閒惠我白玉盤
不用華山赤土拭令人兩目生電光洞照乾坤渺無極
誰家不是廣寒宮更於何處尋清閨長笛一聲獨倚樓

寶峰文集 卷一

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從來志氣輕封留何妨將心比秋月未應斯世無閻邱
况復瓊樓慶佳節天仙盛會當今秋諸公本有折桂手
還知月裏花開不

中秋之夕思齋進士約諸友遊寒碧亭適人事不
齊竟沮佳興緝熙悵快不已有詩來余嘗贊韻殊
非止乎禮義者不以答之因紀其過爲他日自訟

云

回首西郊日又夕一聲長歎秋虛碧好風空送明月來
疑塵滿榻無心拭嗚呼尼父是何人事業光華天罔極

先生殆亦知我懷期我山中賞幽閨生平視世如蜃樓
不羨三起要三留東山寒碧好高臥天工未許借半邱
今宵自副夙所願況復對月當中秋無端清興竟烏有
耿耿不昧君知不

續聞是夕諸賢列坐北村館賞月迨夜半偕偶不
得與乃引筆再贅韻發一笑云

荒郊煙雨日如夕趙偕乞食眼睛碧誰憐喪家狗纍纍
敬齋下榻爲拂拭生來不識一箇字也學商箕論皇極
貴人厭聽掩耳去惟有幽花伴清閨平地未起十二樓
安使神仙爲我留直欲蓬頭跣足去甘心枯骨堆荒邱
不知北村有嘉客高歌浩飲延中秋盃盃狼藉有餘肉
還憂野外民饑不

是夕月有食之緝熙又有詩來不免贅韻非好爲
文也

六年八月十六夕黑氣東來貫虛碧看看明月失光彩
安得上天爲一拭使我駐目不暫捨幸存餘光慰八極
猶勝去年八月中玉宇瓊樓竟寥闕呼童淨掃翫月樓
無奈妖物尙遲留此時直欲告天子特潔牲牢祀園邱

祈天速正太陰道惠渠四海一輪秋永如唐虞盛明世
日月不食人知不

贈李原善北遊

三山李宰公至貧乃有古人風不爲黃金作民害寧甘
餓死溝壑中皇天自無私下佑乃子心學通夙夜欽明
大聖訓前迷能頓掃詎非人中雄庭闈上下愛敬生閭
門衽席宜雍雍有是父有是子一家和氣如春濃此樂
實我夙所好至今未遂中心憂忡忡正藉斯人作儀表
無端朔風吹上居庸峰敬常太史且老眼昔日辟之不
肯起已知吾子非阿蒙矧今吾子又非昔所比此公當
一見天下凡馬空眷茲孝友子大意頗與孔門漆雕同
眷茲孝友子未應使之遠望白雲千萬重光風軒下蘭
蕙佳便當歸來樂我春融融

題蕭吉卿懶齋詩卷

先生以懶名齋諸賢贊詠無庸贅辭然余小子
縱觀世事如斯亦不勝其懶反顧已德不修不
勝可憂遂自述鄙懷以請教云

人生斯世兮如浮漚富貴不足榮兮將焉求靜夜獨坐

兮何悠悠寂無所思兮有所憂天地恆教我兮胡不自
修清風吹我兮清我耳明月照我兮明我眸豈不見天
行健兮晝夜不息地行水兮晝夜周流予小子乃因循
兮春復秋昏昏而逐逐兮何日休

題嚴子陵

書曰天位艱哉光武既登天位爲大君嚴光雖
故人臣也徵至闕光武與同寢私與雖私之其
如義何嚴光卒犯不臣之罪釣臺遺風穢德也
吁君君臣臣如是乎余不勝太息而爲之歌曰

寶峰文集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富春山兮桐江流子陵垂釣兮豈直釣嗚呼漢帝兮意
何求將求彼兮嘉謀猷吁嗟客星兮濶九州彼桓文之
無道兮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綱常之不可廢兮我
心悠悠

題光世墨龍

龍兮何爲而昇雲兮何爲而從雨甘霖兮從何來斯人
心兮天地通胡爲乎自開隔瞻彼雲兮神彼龍安得斯
人兮丙蒼生於燮理之中

和負暄行韻

天爲屋兮地爲床巍然獨坐老不僵大道不行宜守節
饑食薇蕨渴飲湯隆冬風雪雖凜冽豈能摧我鐵石腸
其閒自有中和氣不須曝背於朝陽生平不願五斗米
直甘潦倒居柴桑從他車馬炫鄉里從他朱門飫高糧
從他諸公袞袞上臺省從他滿室金衣裳丈夫豈閒爲
已甚老鶴不可隨鴛鴦有時從容入山去忽見野翁依
短墻適然相與負暄坐氣味頗合清話長融融如在春
風裏不知人世多冰霜曾點漆離開於此見大意吾人
其可不兢兢業業虛度其時光

會方景淵羅彥威諸友後寫此以謝

杜湖之山高且青杜湖之水澄且平水光照我何皜皜
山色於人有道情山高水澄真可樂此心玉瑩無纖塵
春來連月苦霖雨一朝雲散天開晴湖光老農亦淳朴
插秧刈麥感忻忻父子相呼復相應禮貌雖殊情自親
太上遺風隱然在孰謂民頑不可馴天生烝民本好德
祇在君子能經綸我雖不能事耕稼見此民俗知天真
清風明月頗知我開我襟懷怡我神忽思山北二三友
幾年隱居湖水濱不將踪跡入朝市閒中妙景應深明

魚躍鳶飛豈他物花香竹影皆吾春我今遠來訪諸友
相交雖舊相見新入門未久便呼酒烹鵝蒸蟹煎金鱗
坐對湖山酌春酒酒酣盡把肝膽傾高談闊論太真率
最喜黃河七日清從容熟講安民事便覺春風滿座生
卽今天下多英傑安知大道亨不亨諸公他日定高舉
須記今朝有此行

題引子龍

黑雲萬里隨長風白日失色天濛濛老龍翻身幽海底
瞬息之間升太空小龍奮躍力尙微舉頭大叫追其宗
老龍正飛復回顧輝輝紫電生雙瞳浩然神氣兩相接
其間變化難形容秋蟾老子寫此圖野夫一見心忡忡
苦念蒼生久枯槁焚香再拜心肅恭上祈老龍垂惻隱
特遣龍子施神功四時膏澤及時降大有五穀年登豐
風不鳴條雨破塊厝民壽域時熙雍龍兮龍兮有功如
此斯不失其爲真龍

絕句

送宗元始和尚之天竺維那

覺來何處有鐘鳴寒碧山中正五更遙想高人思我處

霜華月色半窗明

數聲鐘罷木魚鳴
不管桑田幾變更
惟有西來意無限
一溪寒玉照人明

上人自有荆山玉
豈愛驪龍領下珠
楊柳湖邊天未曉
偶隨孤棹落西吳

前途湖海渺無涯
奪我高人出翠微
幸有秋光壯吾道
西風江上白雲飛

臨別惟拈一朵花
不謀何處是生涯
非吾道友太清淡
多少無家卻有家

寶峰文集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往三山重過雙津孫氏

憶昔曾瞻二老顏
子孫玉立盡班班
誰知二十餘年後
又上新樓看好山

題三山畫竹扇面

極目湘江與渭川
蓬蒿滿地不堪看
誰知今日三山上
卻有清風一兩竿

題梅圖

老梅雪裏自藏春
隨處開花無世情人
似梅花方不俗
玉堂茅舍一般清

題童君稽山行卷後

偶閱稽山行卷詩梅花也笑我愚癡太羹玄酒有真味
曾許庸人俗子知

皇天蕩蕩絕無私何不秦餘生仲尼誰料漢唐有天下
纔能文飾是明師

先生心地本虛明歸築幽居暢我情應怪鑑湖千尺浪
不知建水一泓清

題梅花爲羅彥威作 在常明齋

久矣江南無使人忽然見此一枝春山川何處不冰雪

寶峰文集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誰料陽和意外新

莫道羅浮無可人一枝先吐臘前春常明齋裏常明子
日看孤芳德日新

題羅時中梅圖

花開不待春風吹豈待時人題好詩未識標梅詩大旨
徒然東閣亂尋思

題時子中墨龍

敢告同門時子中大哉龍德可形容昔年旣已通乾卦
莫逐時人贊所翁

題王原章紅白梅

破原章詩意原章詩云千年萬年老梅樹三花
五花無限春不比尋常野桃李只將顏色媚時
人

桃李無言自可人梅花紅白亦精神大安天下無難事
一視同仁萬物春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皦皦洪荒道混融無端龍馬泄天工羲皇已懼淳風散
立我生民一畫中

寶峰文集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詩人盛似麻誰知吾子逢無邪雲林深處玉堂客
爲捲疏簾看雪花

道人過我話更深未必黃鐘是俗音諸老送君詩句古
溪山秋意愈蕭森

題顧宏可梅花

長夜人誰喜看梅一枝隨月上窗來小齋清坐顧宏可
此際能無道眼開

題梅書於周砥道宅壁間

此梅至古至新奇應是江南第一枝莫遺當衢逢驪僕

清標未許世人知

老梅愈老花愈妙幾度相看正眼開不道夜深人正睡
一枝隨月上窗來

千萬山中有老梅偶然折得一枝來誰人不是尋芳者
爭奈山荒路未開

題董孟陽梅花扇

東君未必不相容白玉花開二月中祇恐園林太寥落
故教雪裏有春風

寄馬鞍山偉極元老

寶峰文集

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鞍山上有楊梅我欲登山也快哉待得楊梅成熟後
海風吹我到蓬萊

見說馬鞍山頂上四海皆歸一望中有箇高人無所著
巍然孤坐月當空

題葉伯奇墨菊圖

不到東籬知幾年菊花依舊可人憐何妨且對南山坐
吾道窮通信有天

贈李可道

可道日閒靜觀已見虛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間

則不如是未免有觀虛明之意終二而不一十
七日夜忽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一
虛明混融自然而非意識所能及可道請識
遂作詩曰

可道已能觀皜皜奈何閉目竟昏蒙瀟瀟雨後松窗下
忽悟蛙聲在眼中

大道元來觀不得有何南北與西東自然妙眼觀無際
混混虛明晝夜同

贈馬易之遊大都

寶峰文集

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雙峰一見馬編修今日卻從都下遊爲問玉堂危學士
聖賢治務可行否

謝諸友

古人一飯報千金我亦能忘諸友心只恐死灰終不灼
泰山徒峻海徒深

從他百鍊是真金無限乾坤我道心明日三陽交泰也
此懷何事若臨深

讀易

曾將觀省用工夫空洞無邊包太虛豈料道光如意象

毫釐微異有殊途

未離意象四箇字昔日頻看祇等閒豈把砒砒爲美玉
錯教和氏泣荆山

呈太守

野人曾讀安民策卻愿三公一講明仰首燕山雖咫尺
布衣不可入朝廷

今日選來賢太守朝廷不作等閒看小人素有中心赤
豈倦半山行路難

平日好論堯舜道豈無一語出忠肝雖然太守不疑忌

寶峰文集

卷二

五十四明齋書

約圖刊本

塵世令人開口難

天下至公人絕少爭教諸子不生疑皇元宇宙大如許
未必無人學聖師

九日

當今世事正堪嗟無酒何妨對菊花遙想登高無數客
是誰能得近楊家

諸公何必重咨嗟小草沿湖也著花況有南山依舊在
黃花今不屬陶家

送楊大章往江西

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或遇知音者求其
刊板以垂於後

誰能挽取慈湖水散作甘霖遍九州命世英材今不
此行遺遇此人不

律詩

題慈湖書院山長徐勉之女刲股詩卷

縱讀人間萬卷書身無實行亦徒爲良心九死誰不
變去聖千年今可悲慈母剝床嗟病久引刀刲體只心
知世間落落奇男子看取徐家小女兒

寶峰文集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送宗元始和尙之天竺維那

白雲本是無心物不著高僧半箇閒纔買扁舟到巖
繹又飛長錫上吳山幾年分道爲三教何處容人露
一斑此去如逢善財子好言慈水碧潺潺

至正二十三年之春登清輝樓適春雪大作北風
凜然明仲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不覺悽愴故作是
詩以悼之

清輝樓上好徜徉今日重登感慨長世事不常春雪
下故人無矣北風涼仰觀老樹還堪惜回視諸孤亦可傷

否極泰來雖有日憂心悄悄豈能忘

題浦江士夫餞童君詩卷後

浦江冷官其偶耳易水歸興曾浩然且讓無公在雲表
漫栽五柳列門前北林堪就廣居賦東海新添小洞天
惟覺京華如昨日不知人世又今年

和葉伯奇韻

天命窮通各有時道心虛寂浩無涯匡人弓劍雖堪畏
孔子絃歌自不衰誰料斯文終未喪元非庸眾所能思
此生堪歎還堪笑明月清風付與誰

寶峰文集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代諸友贈李原善北遊

一聲鐘鼓南柯夢堂上人教上大都慈水岸邊別我去
小春梅杪著花初當今明主尙文德率土蒼生仰太虛
握手潸然淚雙下凡爲天子合何如

誰道人心皆不仁偶隨流俗昧天真果然廊廟開賢路
未必山林無好人自古妖氛迷皞日當今皇帝恤黎民
承流宣化有君子定識儒生不爲身

袞袞桃江過十春天教一旦出埃塵青山深處訪佳友
黃鳥聲中識古人頓把詩書明日用不因文字昧天真

傍花隨柳皇都好華蓋山人可問津

何事柴扉盡日關此心豈是厭塵寰人纔好古偏謀拙
澤不加民分合閒一樹梅花新月下數椽茅屋白雲閒
夜來忽作玉堂夢論道經邦悅帝顏

沈雷仲有詩壽其族叔母顧節婦適酒醉再酌之
間率爾次韻以上

歲月長兮鬢未絲此心潔白老天知惟聞大義當貞節
豈料遺孤成孝兒有德堪編列女傳無邪不愧眾賢詩
高堂坐對南山靜此日年年進壽卮

寶峰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安閒吟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於安便不安永悟困中無不豫
豈知難裏有眞安世閒物欲非吾願天下人安是我安
之子襟懷至開闊何嘗戚戚不安安

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於閒便不閒未悟否中無不泰
豈知忙裏有眞閒世情榮辱皆虛幻斯道昏明豈等閒
自喜此心常不朽事如天大也閒閒

呈方景淵羅彥威

杜湖湖上雨初晴獨與山童緩步行每歎雲蘿迷日月

誰知天地忽清明仙巖幸有仙長在道友何憂道不成
乘興遠來非偶耳要尋知己吐真情

人生各有謀生計我獨爲人何太愚不藉良朋資粒食
已成餓殍在溝渠癡心常想天地泰盛世未應賢聖無
千古湖山風景在諸公亦不是凡夫

吾人惟恐失天真豈患區區六尺身對客有時閒講道
奉親無物也憂貧高山流水應知我明月清風自可人
長歎一聲天地闊誰將斯道覺斯民

紛紛年少趨名利二友潛心北海濱淵老溫溫能慕道

寶峰文集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威公落落善居貧素聞瑚璉非凡器不厭簞瓢是達人
有用真材天下少姓名未必可沈淪

一春多雨喜新晴漫向湖山靜處行碧嶂空餘千古意
冰壺照我十分明安知林下無英傑終見雲閒有老成
白晝正長人不倦閒中儘可察民情

送伯奇入官

目斷斜陽雁不來碧空無畔絕塵埃此心久矣堅如石
生意蕭然冷似灰之子入官偏踟躕誰人爲我暫徘徊
秋風已到桂枝上借問緣何花未開

又代諸友作

濟世安民大丈夫襟懷落落有良謨堪扶聖主施神武
卻向深山守靜孤小子方期同讀易無才正愧匪眞儒
采薇獨步長松下欲贈佳言一字無

昔年君是富家子今日清貧樂自如曾讀緇衣能下土
閒彈長鋏歎無魚天台自古多人物吾子端非小丈夫
何患此時無厚祿惟脩己德有嘉謨

雜著

贊觀音大士

寶峰文集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人咸以爲目能觀色耳能聽聲而大士乃令舉坐觀
其音聲卽得解脫元善近日因是訓如脫桎梏見聞圓
融無有分隔不勝悅懌以此旨奉母夫人持大士畫像
囑余秉筆誌之并請一偈發揮屢辭不允庸出愚見恭
求哲人是正故爲之書而贊之以偈曰

常人有耳目聽聲而觀色大士無耳目觀聲而聽色聲
色咸空空觀聽俱寂寂聲色卽觀聽觀聽卽聲色貞性
無物我混然實融一鼻舌及身意皆空空寂寂光明大
圓妙無生死今昔常人皆大士奚爲自昏溺妄分耳與

目眇迷聲與色否則離聲色耳目住空寂物我既分隅
終非性真實嗚呼吾常人觀聽本融一觀聽若融一光
明現寂寂

贊銅鍤伯華

吁嗟乎銅鍤伯華吁嗟乎銅鍤伯華何吾孔子獨懷汝
而歎也嗚呼三代衰天下無定賢哲幾何微吾孔子使
天下後世不聞女之行也嗚呼孔子嗚呼孔子嗚呼銅
鍤伯華

贊無言妙和尚

寶峰文集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法妙難思如何可言說無言妙上人太虛一輪月

贊宗元始和尚小像

望之儼然彷彿宗元誰具佛眼識我宗元

代楊大章祭子文

父敬致祖奠於故仲子惟禮嗚呼惟禮嗚呼惟禮胡爲
棄我而去哉胡爲棄我而去哉親朋長上無不嘉汝靈
臺篤實淳良正直不回殆可承先世之正學殆可見汝
道心之大開嗚呼惟禮父母兄弟夙夜望汝成材豈期
三四日間遽殞時疫之災嗚呼惟禮今旣早去何似休

來徒使父母中道悲哀嗚呼惟禮來既不由汝去亦不由汝惟有此心虛明廣大無來無去無壽無殀無我無汝今汝形既死矣庸卽耐葬於祖墓惟汝心神無方無所宜遵聖訓無忝是祖不昧道心之光明勿謂此道有今古

代伯奇祭妻兄孫伯瑜

敬致祭於伯瑜尊眷兄之神嗚呼人之生死如浮雲聚散耳奚足爲意惟大丈夫不因生而有益不因死而有損清明廣大至靜至虛變化靈通無形無體夫如是孰得而有損益於我哉吾子必洞達此旨斯爲大丈夫也

代大章祭周砥道文

敬致祭於故友兄砥道處士周君嗚呼吾道衰微知心之友如晨星之稀吾友砥道來居湖上之心非獨他人鮮知之雖同室之人亦未深知曩者欲卜所居遍於邑間相度皆不如意特居湖濱良有所爲豈惟厭彼塵煩好茲清致原其本心殆亦爲道而已厥道惟何無彼無此歸然湖山澄照湖水大道之妙匪動匪止庶可與諸道友徜徉以明先聖垂教之大旨十數年間諸友往來

湖上情話聲聲或登山或臨水竹閒松下相與盤桓不知其幾有時講明古訓有時閒談世事舉茶對酒之閒真情發見雖未知其守純一灼見其有洒然出塵油然無滯之意思而天性質直嚮道無僞殊非世人所可知未易心思而口議惓惓此心不慕流俗之富貴惟日望大道之亨終期無負於素志豈料遭時多難遭疾弗起嗚呼哀哉砥道今生已矣無如之何矣予小子忝居親友又況所居伊邇朝夕相過交情篤至何以告之以解吾友所憂之意區區下情竊謂大道之泰否自係乎時

寶峰文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齋刊本

運之通塞何干吾生死之事砥道之心本自泰然清平無滯無倚偶或憂鬱偶或歡喜無過如太虛浮雲之變化耳矧砥道昔非生今非死互往古極來今常如是湖上之山依然高湖中之水依然奇惟不見砥道我心實傷悲然砥道之心只如斯砥道之心只如斯先聖所云夫山巋然高水哉水哉之旨豈昔有悞而今昧之敬惟吾友砥道之神無所不通無所不之必享此稟必鑒此

辭

代李元善送葉伯奇之台州詩序

東平李善流落慈谿惟圖講學不幸遇世亂未得歸故鄉人或侮之不敢怨人或顧而問之每舉孟子之言而告之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以唐虞三代所以事君者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唐虞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自秦以來漢唐盛時尚不免有賊其民之事矧後世又有遠不及漢唐者乎今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卽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於今日絕無高遠難行之疑所幸者邇年來疑而不信者固多不疑而深信者亦不乏其殆上天欲

寶峰文集

卷二

天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亨斯道耶一日獨處湖山閒伯奇來別其坐良久適此時天宇清朗南風徐來天然道妙絕無古今之殊不覺慨然有感遂作歌以贈之

爲伯奇學清虛而書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於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卽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卽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

散失宜靜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閒斷勿忘亦可

書示門弟子

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錢時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眾干名乃斯文中之大罪人也天下公論所當誅斥修史者乃贅時於聖人道統之後偶未知其似是而實非耳

寶峰文集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明齋銘爲羅彥威賦

常清常明昊天罔極久矣重瘡爲我目疾殆天垂教玉成厥德何以領之庸潔齋室夙興入夜於焉自敎爰肅我神落落默默凡有閒暇不敢他適坐對南山歸然幽寂徐行佇立天然有則雖入寢處罔敢肆逸夜靜人定從容卽席我躬清泰匪勞匪逸雖出應酬敢縱意必素願溫恭敢大聲色矧吾舊習未易消釋是宜持拱以儆以律於戲斯齋保我太極至清至虛昭明宥密敢不於斯孜孜無斃動靜無二自茲有日常清常明變化莫測

大哉乾元行天不息萬病潛消在吾精一敢誓神明自
懲其失有則改之在乎頃刻無則已之不勞思憶君子
坦蕩小心奕奕宜民宜人受天之祿

乾隆己亥六月借錢塘汪氏刻本影寫七月八日

畢並校一過知不足齋識

庚午七月二十八日重寫此本計三日畢贈

約園主人藏閱書中原有誤字註於欄上因原

書係景寫未便改也 手鈔千卷樓主記

寶峰文集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門人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門人烏本良鄭原殷馮文榮羅拱方原向壽李善烏斯道王眞顧寧羅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觀裘善緝李恆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權高克柔願勳王直葉心裘重周士樞鄭慎茅甫生等致祭於

故寶峰先生趙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尊卑等級忠孝

寶峰文集

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信義恭敬慈愛互萬古而不變者此道也始先生與二三親朋講明此道上師楊文元公有得於反觀灼然信夫古聖之學不外乎此以爲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一挺然而立毅然而行時人爭笑竊議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紛呶自守不渝生等耳聞面命獲與斯學刻骨銘心曷爲可報常期先生道行於時匡濟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伸己志於乎痛哉是天喪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於世耶抑先生之有同德者存其然耶於乎心無死生此先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來何生

何死一奠告哀惟神鑒之

友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有二日
己未友生王約時觀致祭於

子永趙公寶峰先生之靈於乎吾道其至矣乎窮天地
以古今惟有此道而已天地非此無以開闢萬物非此
無以生成人不明此無以事君親以綱紀天下爲大丈
夫於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不肖者愈不肖愚者愈愚
道其不明矣夫天地閒有如子永者生於斯文凋瘵秦
火燬燼異端誣惑之餘寥寥千載之下誰如其信道之
篤居乎廣居於乎子永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
窗之友也幸同生四明東海之隅深念夫學道之初惟
歎茫茫長夜哀哀迷途雖有志於學古無所啓明不免
問道於盲欲前倒趨幸賴祖宗餘澤上帝錫福惠衢翔
翔乎山水之間而同登揚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
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故始信洙泗素王之大道
天獨闡於慈湖寫出世所不傳之妙大明乎君子儒於
乎子永由是而不爲巧言勢利所動從事乎世俗之區

區篤志乎孔楊之學直欲建勲業爲伊周致大君如唐
虞惜乎時不我遇空有志於拔茅而連茹於乎吾徒老
矣有志者云殆孔楊之學失此良友死者不可復生吾
不知其爲何如一奠永訣嗚呼嘻吁

世敬堂記

堂在寶峰書院

世敬堂者何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慈谿趙君原實之堂
扁也堂之扁世敬者何原實嘗讀師尙父丹書曰敬者
萬世之義遂取以名其堂焉則何以取於世敬也原實
曰文華家世自宋魏王廷美之後數傳至少傅公遷卜

寶峰文集

附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於慈谿終宋世宦弗替逮元有寶峰先生偕者潛心
理學倡道東南遊其門者多有顯名再傳至國朝諱惇
者以明經召爲杭州司訓與同邑王尙書公來陳祭酒
公敬宗友善邑中稱三人傑焉杭州之子增卽祭酒公
婿也與弟坤俱篤學坤登進士而增以老隱生子廣宗
亦業儒不第教其二弟皆成立而仲繼宗亦舉進士云
廣宗生子諱孟封主事卽文華父也仰承祖訓績學著
名累舉不第恬澹自若教文華兄弟務身心學以續寶
峰之緒蓋寶峰之學先於主敬靜見道體又能因時變

通無所偏窒雖未嘗沾一命典一邑然而郡縣守令多
執弟子禮受成法爲良吏蓋趙氏自杭州以來皆續戎
寶峰而敬承之者也惟文華孤閣寡聞進寸退尺故堂
扁世敬固將昭前人之明德實以旦夕起居省愆黜過
奉以周旋無忘寶峰之道也涇野子曰嗟乎原實之志
尙矣夫敬者德之聚也故孔子以敬身爲大而文王於
敬止則緝熙之皆丹書之旨也原實以是扁堂而用諸
身焉豈惟可昭前人之德乎且原實才明而志美學博
而行篤一與人交輒見底裏人有善雖弱不凌有非雖
勢不護若又能從事於敬當其學之成也雖以修己之
敬安人安百姓也不可乎寶峰隱於前元而未顯原實
用於聖世而大行此雖於寶峰之道煥乎增光亦有餘
也嘉靖十三年冬十月高陵呂柟記

後序

繼宗齟齬時聞先君毅庵有曰高祖諱偕字子永近宗
慈湖遠接洙泗以道學鳴於時向慕尊崇者摳衣雲集
及長見府縣志儒業項下記子永志尙敦實不事矯飾
以舉業爲富貴之梯無身心之益遂棄不習及讀楊文
元公與象山朱紫陽問答講論所著遺書恭默自省有
見於萬象森羅混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乃曰道在是
矣奚事他求遂隱居於大寶山之東麓鄉弟子烏本良
烏斯道輩多從之日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
以裁小子狂簡學者稱爲寶峰先生常思孔子以道設
教而無一日忘天下之心雖處山林恆有憂世之色人
或勸之仕則曰吾宗室裔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元
耳邑令陳文明嘗及門受業執弟子禮每以道德刑政
民間疾苦啓之於是莅政不閉私智民多感化其憂世
之志多諄切於文辭之閒鄉人欲刻以垂教戒因兵燹
散失近得於慈湖之孫楊時濟又得於樂中之孫向純
夫幸賴天不喪文地未墜道鉅梓閒姪孫文華亦同繼
宗之志遂次成帙而欲繼宗序其事於是及其詳略之

顛末焉時嘉靖十一年壬辰十月之吉嗣孫廣東僉事
趙繼宗謹序

鎮峰文集

後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跋

昔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是以簞食飲水不改其樂至論爲邦舉四代之政而
集其大成此孔門之所謂行藏一道也士君子不幸
當其時舍我而隱道旣不行則見之於言而爲文一
皆道之所寓若隱不適於用文不載乎道此一節之
士非所以語於聖賢之行藏者焉矣我寶峰先生生
於元季讀慈湖遺書靜見道體隱居授徒側身避亂
僞帥方右丞屢以威武劫之從仕瀕死不屈時與二

寶峰文集

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子援琴鼓瑟樂之於身或守令及門問業設爲科
條舉而行之里閭賴以安輯慷慨詠歌悠悠然有居
海濱而待清世之志惜乎年不少待文□于寶峰之
麓而不遇也吾慈邑在宋有后臺杜先生醇當夫奎
聚隆運潛心理學□然以師道見重於時鄞令王公
安石初建廟學力請爲弟子師吾郡儒風賴以因盛
數傳而有慈湖楊先生其學純一精粹爲世所宗寶
峰先生里居而澤近篤信私淑存吾道一綫之緒於
文獻凋瘵之餘先生歿未幾而明興桂晉史彥良首

見太祖陳太平十二事獲以王者師見稱祭酒陳文
定公尙書王公道德功業彪炳宇宙繼今魁儒碩彥
項背相接入贊皇猷而出宣帝澤謂非有得於鄉先
哲一脈淵源之自不可也夫鄒魯多賢子賤因之取
德杞宋無徵尼父奚從言禮先生不立門戶罕著述
其見於日用不得已而言者幸錄之門人之家不肖
恐其久而無傳以梓藏寶峰以足吾鄉文獻讀者不
以其近而忽之反觀默識庶有補於身心焉爾嘉靖
甲寅六世從孫趙文華謹識

寶峰文集

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跋原書皆無或因人廢言之故然無跋則書之
刻印源流無考今特補錄張宗祥記

跋

仍孫文華曰末世道晦俗尙風靡人自爲學竊聖言之緒而更飾其門戶諸所傳率贅龐駢拇茫然無補於世教君子謂之木災焉寶峰先生私淑慈湖篤信聖道發爲文章平正通達不事於文而厲理淵切讀之初若無味旣而玩之不能釋至於佩服終身立身行政信乎鑿鑿可師文華是以不敢自祕出之人人俾其知向守然猶懼災木之病姬親之嫌乃以質之有道咸惜夫見之勿廣勿早也其所與許尹書及治

寶峰文集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權宜雖爲門人邑務設然徹古今通上下一夷險微可師其意顯可見之行不啻世儒迂談美觀而已又其嘉樂山川自得師友備嘗饑困曾不爲動殆與浴沂舞雩絃歌陳蔡前後一致故以爲先生非徒飾言立戶者也爰掇其遺集粹之或以先生尊楊太過嗣聖太狹謂先生誠慈人也要之景行先哲卓見定白夫自有在予小子何喙焉嘉靖癸卯春正月庚午

識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